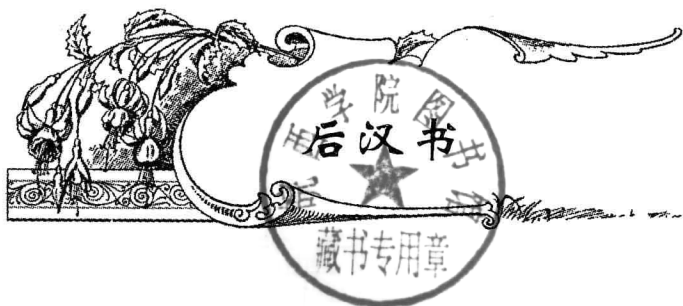
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后
汉
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卷七四——卷八九

【晋】司马彪 撰

【梁】刘 昭 注补

刘华祝 等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后汉书卷七四上

列传第六四上

袁 绍

袁绍字本初，汝南汝阳人，司徒汤之孙。父成，五官中郎将，^①绍壮健好交结，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。

①《袁山松书》曰：“绍，司空逢之孽子，出后伯父成。”《魏书》亦同。《英雄记》：“成字文开，与梁冀结好，言无不从，京师谚曰：‘事不谐，问文开。’”

绍少为郎，除濮阳县，遭母忧去官。三年礼竟，追感幼孤，又行父服。^①服阕，徙居洛阳。绍有姿貌威容，爱士养名。^②既累世台司，宾客所归，加倾心折节，莫不争赴其庭，士无贵贱，兴之抗礼，輜辂柴毂，填接街陌。^③内官皆恶之。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：“袁本初坐作声价，好养死士，不知此儿终欲何作。”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，以忠言责之，绍终不改。

①《英雄记》曰，凡在冢庐六年。

②《英雄记》曰：“绍不妄通宾客，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。又好游侠，兴张孟卓、何伯求。吴子卿、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。”

③说文曰：“骈车，衣车也。”郑玄注《周礼》曰：“骈犹屏也，取其自蔽稳。”柴毂，贱者之车。

后辟大将军何进掾，为侍御史、虎贲中郎将。中平五年，初置西园八校尉，以绍为佐军校尉。^①

①乐资《山阳公载记》曰：“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，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。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，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，赵融为助军

左校尉，冯芳为助军右校尉，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，淳于琼为右校尉，凡八人，谓之西园军，皆统于硕。”此云“佐军”，与彼文不同。

灵帝崩，绍劝何进征董卓等众军。胁太后诛诸宦官，转绍司隶校尉。语已见《何进传》。及卓将兵至，骑都尉太山鲍信说绍曰：①“董卓拥制强兵，将有异志，今不早图，必为所制。及其新至疲劳，袭之可禽也。”绍畏卓，不敢发。顷之，卓议欲废立，谓绍曰：“天下之主，宜得贤明，每念灵帝，令人愤毒。②董卓似可，今当立之。”绍曰：“今上富于春秋，未有不善宣于天下。若公违礼任情，废嫡立庶，恐众议未安。”卓案剑叱绍曰：“竖子敢然！天下之事，岂不在我？我欲为之，谁敢不从！”绍诡对曰：“此国之大事，请出与太傅议之。”卓复言“刘氏种不足复遗”。绍勃然曰：“天下健者，岂惟董公！”横刀长揖径出。③悬节于上东门④而奔冀州。

①《魏书》曰：“信，太山阳平人也。少有大节，宽厚爱人，沈毅有谋，说绍不从，乃引军还乡里。”

②毒，恨也。

③《英雄记》曰：“绍揖卓去，坐中惊愕。卓新至，见绍大家，故不敢害。”

④洛阳城东面北头门也。《山阳公载记》曰：“卓以袁绍弃节，改第一葆为赤旄。”

董卓购募求绍。时侍中周璆、城门校尉伍琼为卓所信待，琼等阴为绍说卓曰：“夫废立大事，非常人所及。袁绍不达大体，恐惧出奔，非有它志。今急购之，势必为变。袁氏树恩四世，门生故吏遍于天下，若收豪杰以聚徒众，英雄因之而起，则山东非公之有也。不如赦之，拜一郡守，绍喜于免罪，必无患矣。”卓以为然，乃遣授绍渤海太守，封郎乡侯。①绍犹称兼司隶。

①《前书》颍川有周承休侯国，元帝置。元始二年更名郎，音口浪反。

初平元年，绍遂以勃海起兵以从弟后将军术、冀州牧韩馥、①豫州刺史孔伷、兖州刺史刘岱、陈留太守张邈、广陵太守张超、河内太守王匡、山阳太守袁遗、东郡太守桥瑁、②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，众各数万，以讨卓为名。绍与王匡屯河内，伷屯颍川，馥屯邳，余军咸屯酸枣，约盟，遥推绍为盟主。绍自号车骑将军，领司隶校尉。

①馥字文节，颍川人也。

②《英雄记》曰：孔伷字公绪，陈留人也。王匡字公节，泰山人也。袁遗字伯业，绍从弟术字公路，汝南汝阳人也。桥瑁字元玮，桥玄族子，先为兖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《魏氏春秋》云刘岱恶而杀之。

董卓闻绍起山东，乃诛绍叔父隗，及宗族在京师者，尽灭之。①卓乃遣大鸿胪韩融、少府阴循、执金吾胡母班、将作大匠吴循、越骑校尉王环譬解绍等诸军。绍使王匡杀班、环、吴循等，②袁术亦执杀阴循，惟韩融以名德免。

①《献帝春秋》曰：“太傅袁隗，太仆袁基，术之母兄，卓使司隶宣璠尺口收之，母及姊妹婴孩以上五十余人下狱死。”《卓别传》曰：“悉埋青城门外东都门内，而加书焉。又恐有盗取者，复以尸送郾藏之。”

②《海内先贤传》曰：“韩融字元长，颍川人。”《楚国先贤传》曰：“阴循字元基，南阳新野人也。”《汉末名士录》曰：“胡母班字季友，泰山人，名在八厨。”《谢承书》曰：“班，王匡之妹夫。匡受绍旨，收班系狱，欲杀以徇军。班与匡书，略曰：‘足下拘仆于狱，欲以衅鼓，此何悖暴无道之甚者也？仆与董卓何亲戚？义岂同恶？足下张虎狼之口，吐长蛇之毒，恚卓迁怒，何其酷哉！死者人之所难，然耻狂夫所害，若亡者有灵。当诉足下于皇天，夫婚姻者祸福之几，今日著矣。曩为一体，今为血仇，亡人二女，则君之甥，身没之后。慎勿令临仆尸骸，’匡得书，抱班二子哭。班遂死于狱。”

是时豪杰既多附绍，且感其家祸，人思为报，州郡蜂起，莫不以袁氏为名，韩馥见人情归绍，忌方得众，恐将图已，常遣从事守绍门，不听发兵。桥瑁乃诈作三公移书，传驿州郡，说董卓罪恶，天子危逼，企望义兵，以释困难。馥于是方听绍举兵。乃谋于众曰：“助袁氏乎？助董氏乎？”治中刘惠勃然曰：“兴兵为国，安问袁、董？”①馥意犹深疑于绍，每贬节军粮，欲使离散。

①《英雄记》曰：“刘子惠，中山人，兖州刺史刘岱与其书，道‘卓无道，天下所共攻，死在旦暮，不足为忧。但卓死之后，当复回师讨文节，拥强兵，何凶逆，宁可得置。’封书与馥，馥得此大惧，归告子惠。欲斩之。别驾从事耿武等排闥伏子惠上，愿并见斩，得不死，作徒，被赭衣，扫除官门外。”

明年，馥将麴义反畔，馥与战失利。绍既恨馥，乃与义相结。绍客逢纪谓绍曰：^①“夫举大事，非据一州，无以自立。今冀部强实，而韩馥庸才，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，馥闻必骇惧。并遣辩士为陈祸福，馥迫于仓卒，必可因据其位。”绍然之，益亲纪，即以书与瓒。瓒遂引兵而至，外托董卓，而阴谋袭馥。绍乃使外甥陈留干及颍川荀谌等^②说馥曰：“公孙瓒乘胜来南，而诸郡应之。袁车骑引军东向，其意未可量也。窃为将军危之。”馥惧，曰：“然则为之奈何？”谌曰：“君自料宽仁容众，为天下所附，孰与袁氏？”馥曰：“不如也。”“临危吐决，智勇迈于人，又孰与袁氏？”馥曰：“不如也。”“世布恩德，天下家受其惠，又孰与袁氏？”馥曰：“不如也。”谌曰：“勃海虽郡，其实州也。”^③今将军资三不如之势，久处其上，袁氏一时之杰，必不为将军下也。且公孙提燕、代之卒，其锋不可当。夫冀州天下之重资，若两军并力，兵交城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夫袁氏将军之旧，且为同盟。当今之计，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，必厚德将军，公孙瓒不能复与之争矣。是将军有让贤之名，而身安于太山也。愿勿有疑。”馥素性恒怯，因然其计。馥长史耿武、别驾闵纯、骑都尉沮授闻而谏曰：^④“冀州虽鄙，带甲百万，谷支十年。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，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，绝其哺乳，立可饿杀。奈何欲以州与之？”馥曰：“吾袁氏故吏，且才不如本初。度德而让，古人所贵，诸君独何病焉？”先是，馥从事赵浮、程涣将强弩万人屯孟津，闻之，率兵驰还，请以拒绍，馥又不听。^⑤乃避位，出居中常侍赵忠故舍，遣子送印绶以让绍。

①《英雄记》曰：“纪字元图。初，绍去董卓，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，以纪聪达有计策，甚亲信之。”逢音庞。

②《魏志》云谌，荀彧之弟。

③言土广也。

④《献帝传》曰：“沮授，广平人，少有大志，多谋略。”《英雄记》曰：“耿武字文威。闵纯字伯典。后袁绍至，馥从事十人弃馥去，唯恐在后，独武、纯杖刀拒，兵不能禁，绍后令田丰杀此二人。”

⑤《英雄记》曰：“绍在朝歌清水口，浮等从后来，船数百艘，众万余人，整兵鼓过绍营，绍甚恶之。浮等到，谓馥曰：‘袁本初军无斗粮，各欲离’

散，旬日之间，必土崩瓦解，明将军但闭户高枕，何忧何惧？”

绍遂领冀州牧，承制以馥为奋威将军，而无所将御。引沮授为别驾，因谓授曰：“今贼臣作乱，朝廷迁移。吾历世受宠，志竭力命，兴复汉室。然齐桓非夷吾不能成霸，勾践非范蠡无以存国。今欲与卿戮力同心，共安社稷，将何以匡济之乎？”授进曰：“将军弱冠登朝，播名海内。值废立之际，忠义奋发，单骑出奔，董卓怀惧，济河而北，勃海稽服。^①拥一郡之卒，撮冀州之众，^②威陵河朔，名重天下。若举军东向，则黄巾可埽；还讨黑山，则张燕可灭；^③回师北首，则公孙必禽；震胁戎狄，则匈奴立定。横大河之北，合四州之地，^④收英雄之士，拥百万之众，迎大驾于长安，复宗庙于洛邑，号令天下，诛讨未服。以此争锋，谁能御之！比及数年，其功不难。”绍喜曰：“此吾心也。”^⑤即表授为奋武将军，使监护诸将。

①稽音启

②《广雅》曰：“撮，持也。”

③黑山在今卫州卫县西北。《九州春秋》曰：“燕本姓褚。黄巾贼起，燕聚年为群盗，博陵张牛角亦起与燕合。燕推牛角为帅，俱攻襄陶。牛角为飞矢所中，被创且死，大会其众，告曰：‘必以燕为帅。’牛角死，众奉燕，故姓改张。性剽悍，捷速过人，故军中号曰‘飞燕’，其后人众浸广，常山、赵郡、中山、上党、河内诸山谷皆相通。号曰：‘黑山’也。”

④四州见下。

⑤《左传》秦伯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

魏郡审配，巨鹿田丰，^①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。绍乃以丰为别驾，配为治中，甚见器任。馥自怀猜惧，辞绍索去，^②往依张邈。后绍遣使诣邈，有所计议，因共耳语。馥时在坐，谓见图谋，无何，如厕自杀。”^③

①《先贤行状》曰：“配字正南。少忠烈慷慨，有不可犯之节。绍领冀州，委腹心之任。丰字元皓。天姿瑰杰，权略多奇。绍军之败也。土崩奔走，徒众略尽，军将皆扶膝啼泣曰：‘向使田丰在此，不至于是。’”

②《英雄记》曰：“绍以河内朱汉为都官从事。汉先时为馥所不礼，内怀忿恨，且欲微迎绍意，擅发城郭兵围守馥第，拔刃登屋，馥走上楼，收得馥

大儿，捶折两脚。绍亦立收汉杀之。馥犹忧怖，故报绍索去。”

③《九州春秋》曰：“至厠，因以书刀自杀。”

其冬，公孙瓒大破黄巾，还屯盘河，^①威震河北，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。绍乃自击之。瓒兵三万，列为方陈，分突骑万匹，翼军左右，其锋甚锐。绍先令曲义领精兵八百，强弩千张，以为前登。瓒轻其兵少，纵骑腾之，义兵伏楯下，一时同发，瓒军大败，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，获甲首千余级。曲义追至界桥，^②瓒敛兵还战，义复破之，遂到瓒营，拔其牙门，^③余众皆走。绍在后十数里，闻瓒已破，发鞍息马，唯卫帐下强弩数十张，大戟士百许人。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，围绍数重，射矢雨下。田丰扶绍，使却入空垣。绍脱兜鍪抵地，曰“大丈夫当前斗死，而反逃垣墙间邪？”促使诸弩竞发，多伤瓒骑。众不知是绍，颇稍引却。会曲义来迎，骑乃散退。三年，瓒又遣兵至龙凑挑战，绍复击破之。瓒遂还幽州，不敢复出。

①《尔雅》有九河，钩盘是其一也。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县界，入沧州乐陵县，今名枯盘河。

②《九州春秋》曰：“还屯广宗界桥。”今贝州宗城县东有古界城，此城近枯漳水，则界桥盖当在此之侧也。

③《真人水镜经》曰：“凡军始出，立牙竿必令完坚；若有折，将军不利。”牙门旗竿，军之精也。即《周礼·司常》职云：“车旅会同置旌门”是也。

四年初，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，使各罢兵。瓒因此以书譬绍曰：“赵太仆以周、邵之德，衔命来征，宣扬朝恩，示以和睦，旷若开云见日，何喜如之！昔贾复、寇恂争相危害，遇世祖解纷，遂同舆并出。衅难既释，时人美之。自惟边鄙，得与将军共同斯好，此诚将军之羞，而瓒之愿也。”绍于是引军南还。

三月上巳，大会宾徒于薄落津。^①闻魏郡兵反，与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，杀郡守。^②坐中客家在邺者，皆忧怖失色，或起而啼泣，绍容貌自若，不改常度。^③贼有陶升者，自号“平汉将军”，^④独反诸贼，将部众逾西城入，闭府门，具车重，^⑤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，身自捍卫，送到斥丘。”^⑥绍还，因屯斥丘，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。六月，绍乃出军，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，^⑦讨干毒。

围攻五日，破之，斩毒及其众万余级。绍遂寻山北行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，皆斩之，又击刘石、青牛角、黄龙、左校、郭大贤、李大目、于氏根等，复斩数万级，皆屠其屯壁。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、雁门乌桓战于常山。燕精兵数万，骑数千匹，连战十余日，燕兵死伤虽多，绍军亦疲，遂各退。曲义自恃有功，骄纵不轨，绍召杀之，而并其众。

①《历法》三月建辰，己卯退除，可以拂除灾也。《韩诗》曰：“溱与洧，方涣涣兮。”薛君注云：“郑国之俗，三月上巳之辰，两水之上招魂续魄，拂除不祥，故诗人愿与所说者具往也。”郦元《水经注》曰：“漳水经巨鹿故城西，谓之落津。”《续汉志》瘿陶县有薄落亭。

②《管子》曰，齐桓公筑五鹿、中牟、邾，以御诸侯。

③《献帝春秋》曰：“绍劝督引满投壶，言笑容貌自若。”

④《英雄记》曰：“升故为内黄小史。”

⑤重，辎重也。

⑥斥丘，县，属巨鹿郡，故城在今相州成安县东南。《十三州志》云：“土地斥卤，故曰斥丘。”

⑦朝歌故城在今卫县西。《续汉志》曰：“朝歌有鹿肠山。”

兴平二年，拜绍右将军。其冬，车驾为李傕等所迫于曹阳，沮授说绍曰：“将军累叶台辅，世济忠义。今朝廷播越，宗庙残毁，观诸州郡，虽外托义兵，内实相图，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。且今州城粗定，兵强士附，西迎大驾，即宫邺都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稽士马以讨不庭，谁能御之？”①绍将从其计。颍川郭图、淳于琼曰：②“汉室陵迟，为日久矣，今欲兴之，不亦难乎？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，连徒聚众，动有万计，所谓秦失其鹿，先得者王。”③今迎天子，动辄表闻，从之则权轻，违之则拒命，非计之善者也。”授曰：“今迎朝廷，于义为得，于时为宜。若不早定，必有先之者焉。夫权不失几，功不厌速，愿其图之。”帝立既非绍意，竟不能从。

①《左传》，周襄王出奔于郑，狐偃言于晋文公曰：“求诸侯莫如勤王，诸侯信之，且大义也。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。今为可矣。”文公从之。纳襄王遂成霸业。

②《九州春秋》图字公则。

③《史记》曰：蒯通曰：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追之。高才者先得焉。”

绍有三子：谭字显思，熙字显雍，尚字显甫。谭长而惠，尚少而美。绍后妻刘有宠，而偏爱尚，数称于绍，绍亦奇其姿容，欲使传嗣。乃以谭继兄后，出为青州刺史。沮授谏曰：“世称万人逐兔，一人获之，贪者悉止，分定故也。①且年均以贤，德均则卜，古之制也。②愿上惟先代成则之诫，下思逐兔分定之义。若其不改，祸始此矣。”绍曰：“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，以视其能。”于是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。

①《慎子》曰：“兔走于街，百人追之。贪人具存，人莫之非者，以免为未定分也。积兔满市，过不能顾，非不欲兔也，分定之后，虽鄙不争。”《子思子》、《商君书》并载，其词略同。

②《左传》曰：“王后无嫡则择立长，年钧以德，德钧以下。”

建安元年，曹操迎天子都许，乃下诏书于绍，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，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。绍上书曰：

臣闻昔有哀叹而霜陨，①悲哭而崩城者。②每读其书，谓为信然，于今况之，乃知妄作。何者？臣出身为国，破家立事，至乃怀忠获衅，抱信见疑，昼夜长吟，剖肝泣血，曾无崩城陨霜之应，故邹衍、杞妇何能感彻。

①《淮南子》曰：“邹衍事燕惠王尽忠，左右谮之，仰天而哭。夏五月，天为降霜。”

②齐庄公攻莒，为五乘之宾，而杞梁独不预。归而不食，其母曰：“食！汝生而无义，死而无名，则虽非五乘，孰不汝笑？生而有义，死而有名，则五乘之宾尽汝下也。”及与莒战，梁遂斗杀二十七人而死，妻闻而哭，城为之施而隅为之崩，见《说苑》。

臣以负薪之资，①拔于陪隶之中，②奉职宪台，擢授戎校。常侍张让等滔乱天常，侵夺朝威，贼害忠德，扇动奸党。故大将军何进忠国疾乱，义心赫怒，以臣颇有一介之节，可责以鹰犬之功，故授臣以督司，咨臣以方略。臣不敢畏惮强御，避祸求福，与进合图，事无违异，忠策未尽而元帅受败③太后被质，宫

室焚烧，陛下圣德幼冲，亲遭厄困，时进既被害，师徒丧沮，臣独将家兵百余人，抽戈承明，悚剑翼室，^④虎叱群司，奋击凶丑，曾不浹辰，罪人期殄^⑤此诚愚臣效命之一验也。

①负薪谓贱人也。《礼记》曰：“问士之子长幼，长曰能负薪矣，幼曰未能负薪。”

②陪，重也。《左传》曰：“王臣公，公臣卿，卿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皂，皂臣隶，隶臣僚，僚臣仆，仆臣台。”又曰：“是无陪台也。”陪隶犹陪台。

③元帅谓何进。

④《山阳公载记》曰：“绍与王匡等并力入端门，于承明堂上格杀中常侍高望等二人。”《尚书》曰：“延入翌室。”孔安国注：“翼，明也。室谓路寝。”

⑤浹，匝也。《左传》曰：“浹辰之间，”杜预曰：“十二日也。”

会董卓乘虚，所图不轨。臣父兄亲从，并当大位，^①不憚一室之祸，苟惟宁国之义，故遂解节出奔，创谋河外。^②时卓方贪结外援，招悦英豪，故即臣勃海，申以军号，^③则臣之兴卓，未有纤芥之嫌。若使苟欲滑泥扬波，偷荣求利，^④则进可享窃禄位，退无门户之患。然臣愚所守，志无倾夺，故遂引会英雄，兴师百万，饮马孟津，歃血漳河。^⑤会故冀州牧韩馥怀叛逆谋，欲专权执，绝臣军粮，不得踵系，至使猾虏肆毒，害及一门，尊卑大小，同日并戮。鸟兽之情，犹知号呼。^⑥臣所以荡然忘哀，貌无隐戚者，^⑦诚以忠孝之节，道不两立，顾私怀己，不能全功。斯亦愚臣破家殉国之二验也。

①谓叔隗为太傅，从兄基为大仆。

②河外，河南。

③即谓就拜也。《山阳公载记》曰：“董卓以绍为前将军，封郿乡侯，绍受侯，不受前将军。”

④滑，混也。《楚词》：“滑其泥，扬其波。”

⑤《献帝春秋》曰：“绍合冀州十郡守相，众数十万，登坛歃血，盟曰：‘贼臣董卓，承汉室之微，负兵甲之众，陵越帝城，跨蹈王朝，幽鸩太后，戮杀弘农，提挈幼主，越迁秦地，残害朝臣，斩刈忠良，焚烧官室，蒸乱官人，发掘陵墓，虐及鬼神，过恶蒸皇天，浊秽薰后土。神祇怒恫，无所凭恃，’

兆人泣血，无所控告，仁贤之士，痛必疾首，义士奋发，云兴雾合，咸欲率辞伐罪，躬行天诛。凡我同盟之后，毕力致命，以伐丑，同奖王室，翼戴天子。有渝此盟，神明是殛，俾坠其师，无克祚国！”

- ⑥《礼记》曰：“凡生天地之间者，有血气之属必有知，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。今是夫鸟兽则失丧群匹，越月逾时焉，则必反巡过其故乡，翔回焉，鸣号焉，踟躅焉，然后乃能去之。小者至于燕爵，犹有啁噍之顷焉，然后乃能去之。”

⑦隐，忧也。

又黄巾十万焚烧青、兖，黑山、张杨蹈藉冀域。臣乃旋师，奉辞伐畔。金鼓未震，狡敌知亡，故韩馥怀惧，谢咎归土，张杨、黑山同时乞降。臣时辄承制，窃比窦融，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。^①会公孙瓒师旅南驰，陆掠北境，臣即星驾席卷，与瓒交锋。假天之威，每战辄克。臣备公族子弟，生长京辇，颇闻俎豆，不习干戈；加自乃祖先臣以来，世作辅弼，咸以文德尽忠，得免罪戾。臣非与瓒角戎马之执，争战阵之功者也。诚以贼臣不诛，《春秋》所贬^②，苟云利国，专之不疑。^③故冒践霜雪，不惮劬勤，实庶一捷之福，以立终身之功。社稷未定，臣诚耻之。太仆赵岐衔命来征，宣明陛下含弘之施，蠲除细故，与下更新，奉诏之日，引师南辕。^④是臣畏怖天威，不敢怠慢之三验也。

①窦融行西河五郡大将军事，以梁统为武威太守。

②《公羊传》曰：“赵盾杀其君夷皋。弑者赵穿也，曷为加之赵盾？不讨贼也。赵盾曰：‘天乎！予无辜。’史曰：‘尔为仁为义，人弑尔君，而复国不讨贼，非弑如何？’”

③《左传》曰：“苟利社稷，专之可也。”

④《左传》曰：“令尹南辕反旆，”杜预曰：“回军南向。”

又臣所上将校，率皆清英宿德，今名显达，登锋履刃，死者过半，勤恪之功，不见书列，而州郡牧守竞盗声名，怀持二端，优游顾望，皆列士锡圭，跨州连郡，是以远近狐疑，议论纷错者也。臣闻守文之世，德高者位尊，仓卒之时，功多者赏厚。陛下播越非所，洛邑乏祀，海内伤心，志士愤惋。是以忠臣肝脑涂

地，肌肤横分而无悔心者，义之所感故也。今赏加无劳，以携有德；^①杜黜忠功，以疑众望。斯岂腹心之远图？将乃谗慝之邪说使之然也？臣爵为通侯，位二千石。殊恩厚德，臣既叨之，岂敢窥觊重礼，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？^②诚伤偏裨列校，勤不见纪，尽忠为国，翻成重愆。斯蒙恬所以悲号于边狱，^③白起歔歔于杜邮也。^④太傅日磬位为师保，任配东征，而耗乱王命，^⑤宠任非所，凡所举用，皆众所捐弃。而容纳其策，以为谋主，令臣骨肉兄弟，还为仇敌，交锋接刃，拘难滋甚。臣难欲释甲投戈，事不得已。诚恐陛下日月之明，有所不照，四聪之听有所不闻，乞下臣章，咨之群贤，使三槐九棘，议臣罪戾^⑥。若以臣今行权为衅，则桓、文当有诛绝之刑；^⑦若以众不讨贼为贤，则赵盾可无书弑之贬矣。臣虽小人，志守一介。若使得申明本心，不愧先帝，则伏首欧刀，褰衣就镬，臣之愿也。惟陛下垂《尸鸠》之平，^⑧绝邪谄之论，无令愚臣结恨三泉。^⑨

①携，离也。

②《左氏传》曰：“王命尹氏策晋文公为侯伯，赐之大路之服，戎路之服，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十，旅矢千。”

③《史记》曰：胡亥遣使者杀蒙恬，恬不肯死，使者即以属吏，系于阳周，恬喟然太息曰：“恬罪当死矣。起临洮属之辽东，城万余里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，此乃恬之罪也！”遂吞药自杀。

④《史记》曰：秦王免白起为士伍，迁之阴密。白起既行，出咸阳西门十里，至杜邮，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，自裁。

⑤《三辅决录注》曰：“马日磬字翁叔，马融之族子。少傅融业，以才学进，历位九卿。遂登台辅。”《献帝春秋》曰：“日磬假节东征，循抚州郡，术在寿春，不肃王命，侮慢日磬，借节观之，因夺不还，从术求去，而术不遣，既以失节屈辱，忧患而死。”

⑥《周官》曰：“三槐，三公匹焉。左九棘，孤卿大夫位焉。右九棘，公侯伯子男位焉。”郑玄注曰：“槐之言怀也，言怀来人于此欲与谋也。树棘以为位者，取其赤心而外刺，象以赤心有刺也。”

⑦齐桓、晋文时，周室弱，诸侯不朝，桓、文权行征伐，率诸侯以朝天子。

⑧尸鸠，鵲鵲也。《诗·国风》曰：“尸鸠在桑，其子七兮，叔人君子，其义一兮。”毛萼注曰：“尸鸠之养其子，旦从上下，暮从下上，平均如一，言善人君子执义亦如此。”

⑨三者，数之小终，言深也。《前书》曰：“下錡三泉。”

于是以绍为太尉，封邳侯。^①时曹操自为大将军，绍耻为之下，^②伪表辞不受。操大惧，乃让位于绍。二年，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，锡弓矢节钺，虎贲百人，^③兼督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，然后受之。

①《献帝春秋》曰：“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之邳，拜太尉绍为大将军，改封邳侯。”

②太尉位在大将军上，初，武帝以卫青征伐有功，以为大将军，欲尊宠之，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。其后霍光、王凤等皆然。明帝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材，以为骠骑大将军，以王故，位公上。和帝以舅窦宪征匈奴，还迁大将军，在公上，以勋戚者不拘常例焉。

③《礼含文嘉》曰：“九锡一曰车马，二曰衣服，三曰乐器，四曰朱户，五曰纳陛，六曰虎贲之士百人，七曰斧钺，八曰弓矢，九曰钺鬯。”《春秋元命苞》曰：“赐虎贲得专征伐，赐斧钺得诛”也。

绍每得诏书，患有不便于己，乃欲移天子自近，使说操以许下埤^①，洛阳残破，宜徙都甄城，^②以就全实。操拒之。田丰说绍曰：“徙都之计，既不克从，宜早图许，奉迎天子，动托诏令，响号海内，此算之上者。不尔，终为人所禽，虽悔无益也。”绍不徙。四年春，击公孙瓒，遂定幽土，事有《瓒传》。

①埤亦下也。音婢。

②甄音绢。

绍既并四州之地，众数十万，而骄心转盛，贡御稀简。主簿耿包密白绍曰：“赤德衰尽，袁为黄胤，宜顺天意，^①以从民心。”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，议者以包妖妄宜诛。绍知众情未同，不得已乃杀包以弭其迹。于是简精兵十万，骑万匹，欲出攻许，以审配、逢纪统军事，田丰、荀谏及南阳许攸为谋主，颜良、文丑为将帅。沮授进说曰：“近讨公孙，师出历年，百姓疲敝，仓库无积，赋役方殷，此国之

深忧也。宜先遣使献捷天子，务农逸人。若不得通，乃表曹操隔我王路，然后进屯黎阳，渐营河南，益作舟船，缮修器械，分遣精骑，抄其边鄙，令彼不得安，我取其逸。如此可坐定也。”郭图、审配曰：“兵书之法，十围五攻，敌则能战。”②今以明公之神武，连河朔之强众，以伐曹操，兵执譬若覆手。”③今不时取，后难图也。”授曰：“盖救乱诛暴，谓之义兵；恃众凭强，谓之骄兵。义者无敌，骄者先灭。”④曹操奉迎天子，建宫许都。今举师南向，于义则违。且庙胜之策，不有强弱。”⑤曹操法令既行，士卒精练，非公孙瓒坐受围者也。今弃万安之术，而兴无名之师，⑥窃为公惧之。”图等曰：“武王伐纣，不为不义；况兵加曹操，而云无名！且公师徒精勇，将士思奋，而不及早定大业，所谓‘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’。”⑦此越之所以霸，吴之所以灭也。监军之计，在于将军而非见时知几之变也。”绍纳图言。图等因是谮沮授曰：“授监统内外，威震三军，若其浸盛，何以制之！夫臣与主同者亡，此《黄石》之所忌也。”⑧且御众于外，不宜知内。”⑨绍乃分授所统为三都督，使授及郭图、淳于琼各典一军，未及行。

①《献帝春秋》曰：“袁，舜后。黄应代赤，故包有此言。”

②十倍则围之，五倍则攻之。

③《前书》陆贾谓南越王曰：“越杀王降汉，如反覆手耳。”

④《前书》魏相上书曰：“救乱诛暴，谓之义兵。兵义者王，敌加于己，不得已而起者，谓之应兵。兵应者胜。争恨小故，不胜愤怒者，谓之忿兵。兵忿者败。利人土地货宝者，谓之贪兵。兵贪者破，恃国家之大，矜人庶之众，欲见威于敌者，谓之骄兵。兵骄者灭。此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”

⑤《淮南子》曰：“运筹于庙堂之中，决胜乎千里之外。”

⑥《前书》曰：“新城三老说高祖曰：‘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。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。’《音义》曰：‘有名，伐有罪也。’

⑦《史记》范蠡谓勾践曰：“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”

⑧臣与主同者，权在于主也。主与臣同者，权在臣也。《黄石》者，即张良于下邳圯上所得者，《三略》也。圯音以之反。

⑨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国不可从外理，军不可从中御。”

五年，左将军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，据沛以背曹操。操惧，乃自

将征备。田丰说绍曰：“与公争天下者，曹操也。操今东击刘备，兵连未可卒解，今举军而袭其后，可一往而定。兵以几动，斯其时也。”绍辞以子疾，未得行。丰举杖击地曰：“嗟乎，事去矣！夫遭难遇之几，而以婴儿病失其会，惜哉！”绍闻而怒之，从此遂疏焉。

曹操畏绍过河，乃急击备，遂破之。备奔绍，绍于是进军攻许。田丰以既失前几，不宜便行，谏绍曰：“曹操既破刘备，则许下非复空虚。且操善用兵，变化无方，众虽少，未可轻也。今不如久持之。将军据山河之固，拥四州之众，外结英雄，内修家战，然后简其精锐，分为奇兵，^①乘虚迭出，以扰河南，救右则击其左，救左则击其右，使敌疲于奔命，人不得安业，我未劳而彼已困，不及三年，可坐克也。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，若不如志，悔无及也。”绍不从，丰强谏忤绍，绍以为沮众，遂械系之。乃先宣檄曰：

①《孙子兵法》曰：“凡战者以正合，以奇胜也。”注云：“正者当敌，奇者击其不备。”

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，忠臣虑难以立权。曩者强秦弱主，赵高执柄，专制朝命，威福由己，终有望夷之祸，污辱至今。^①及臻吕后，禄、产专政，擅断万机，决事禁省，下陵上替，海内寒心。于是绛侯、朱虚兴威奋怒，诛夷逆暴，尊立太宗，故能道化兴隆，光明融显。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。^②

①始皇崩，胡亥立，赵高为丞相。胡亥梦白虎啗其左骖马，杀之，心不乐。问占梦，卜涇水为祟，胡亥乃斋望夷宫。赵高令嫪闾乐通胡亥使自杀。张华云：“望夷之宫在长陵西北长平观，东临涇水，作之以望北夷。”事见《史记》。

②吕后专制，以兄子禄为赵王、上将军，产为梁王、相国，各领南北军。吕后崩，欲为乱，绛侯周勃、朱虚侯刘章等共诛之，立文帝，庙称太宗。《左传》闵子马曰：“下陵上替，能无乱乎？”

司空曹操祖父腾，故中常侍，与左悺、徐璜并作妖孽，饕餮放横，伤化虐人。^①父嵩，乞丐携养，^②因臧买位，與金犂宝，输货权门，盗资鼎司，倾覆重器。操奸闾遗丑，本无令德，僇狡锋侠，好乱乐祸，^③幕府董统鹰扬，埽夷凶逆。^④续遇董卓侵官暴

国，^⑤于是提剑挥鼓，发命东夏，广罗英雄，弃瑕录用，故遂与操参咨策略，谓其鹰犬之才，爪牙可任。至乃愚眇短虑，轻进易退，伤夷折衄，数丧师徒。^⑥幕府辄复分兵命锐，修完补辑，表行东郡太守、兖州刺史，被以虎文，^⑦授以偏师，将就威柄，冀获秦师一克之报。^⑧而遂乘资跋扈，肆行酷烈，割剥元元，残贤害善。^⑨故九江太守边让，英才俊逸，以直言正色，论不阿谄，身被梟悬之戮，妻孥受灰灭之咎。自是士林愤痛，人怨天怒，一夫奋臂，举州同声，故躬破于徐方，地夺于吕布，^⑩彷徨东裔，蹈踞无所。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，且不登畔人之党，^⑪故复援旂擐甲，席卷赴征，金鼓响震，布众破沮，^⑫拯其死亡之患，复其方伯之任。是则幕府无德于兖土，而有大造于操也。^⑬会后銮驾东反，郡虏乱政。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，匪遑离局，^⑭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，使缮修郊庙，翼卫幼主。而便放志专行，威劫省禁，卑侮王僚，败法乱纪，坐召三台，专制朝政，^⑮爵赏由心，刑戮在口，所爱光五宗，所怨灭三族，^⑯群谈者受显诛，腹议者蒙隐戮，^⑰道路以目，百辟钳口，^⑱尚书记期会，公卿充员品而已。^⑲

①贪财为饕，贪食为餐。愍音乌板反。

②《续汉志》曰：“嵩字巨高。灵帝时卖官，嵩以货得拜大司农、大鸿胪，代崔烈为大尉。”《魏志》曰：“嵩，腾养子，莫能审其生出本末。”《曹满传》及郭颁《代语》并云嵩，夏侯氏子，惲之叔父，魏太祖于惲为从父兄弟也。“丐”亦“乞”也。

③《方言》曰：“僂，轻也。”《魏志》曰：“操少机警有权数，而任侠放荡不修行业。”锋侠言如其锋之利也。僂音方妙反。或作“剽”，劫财物也，音同。

④谓绍诛诸阉人，无少长皆斩之。

⑤《左传》：“侵官冒也。”

⑥《字书》曰：“眇，轻也。”《魏志》曰：“操引兵西，将据成臯，到荥阳汴水，遇将徐荣，战不利，士卒死伤多，操为流矢所中，所乘马被创，曹洪以马与操，得夜遁，又为吕布所败。”

⑦《续汉志》曰：“虎贲将，冠鹖冠，虎文单衣。裹邑岁献织成虎文衣。”